

明 天 劇 叢

I

A·契訶夫著

櫻桃園

焦菊隱譯



明 天 出 版 社

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劇本審查證安劇字第一二三號



55.00

櫻桃園

人物表

郎涅夫斯基太太（柳葆芙。安德列耶芙娜），地主
阿妮雅，她的女兒，十七歲

娃爾娃拉，她的繼女，二十七歲

加埃夫（列歐尼德。安德列維奇），郎涅夫斯基太太的哥哥

羅巴金（葉爾莫萊。阿萊克塞維奇），商人

特羅費莫夫（彼得。塞爾戒維奇），學生

西米歐諾夫——皮什契克（波利斯。波利索維奇），地主

夏洛蒂。伊凡諾芙娜，媳婦

茂西阿道夫（西門。潘瑟列耶奇），管家書記

杜爾亞莎，女僕

此種男僕，八十七歲

那部青年男僕

澤澤夫。曾以雷美爾，與

美車站長

郵政局長（曾以雷美爾，與

澤澤夫。曾以雷美爾，與

僕人們（歐州風氣。與歐州風氣）

其他裁縫，戲曲藝文，二十日

四裁縫，戲曲藝文，二十日

出賣其遺產之戲劇事故，發生在耶里夫斯太太的私產櫻桃園別墅裏

人

野林園

第一幕

一間休息室，從前作過育兒室，可是大家如今還相沿地這樣稱呼它。有一道門通到阿妮雅的臥房。黎明；太陽不久就要上來。已經是五月，外邊的櫻桃樹都開了花，可是滿園子依然罩着一層晨霜，天氣還是怪冷的。所有的窗子全關着。

杜妮亞莎點着一隻洋蠟上；羅巴金手裏拿着一本書，跟着進來。

羅巴金：謝天謝地，火車可算到了。有什麼時候啦？
杜：差不多兩點了。（把洋蠟吹滅）天已經亮了。

羅巴金：你看火車誤了多麼半天？至少也有兩個鐘頭。（打着呵欠，伸着懶腰）看我胡塗不胡塗？我真是胡塗透了。我到此地來，本來是特意要上火車站去接他們的，那知道一坐下，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。多麼荒唐！不過，你應該把我喊醒了才對啊。

我以爲你已經去了呢。」（注意聽聽外邊）這個聲音好像是他們坐的馬車來了。

（他仔細聽了一下）沒有這騾快；他們還得等着把行李什麼的都領出來呢。（話停了一下）郎涅夫斯基太太在外國住了五年。她現在變成什麼樣子，我猜都猜不出來了。她是多麼漂亮的一個人哪！待人那麼好說話，心眼兒又那麼好。我記得，從前我還小的時候，我父親在這個村子裏，開着一個小舖子，我十五歲的那一年，有一天，我父親喝醉了，他一拳頭打在我的臉上，把我的鼻子打出血來。我忘記了我們怎麼着就跑進這座園子裏來了，反正總有一個原因吧。那個時候，郎涅夫斯基太太還是個姑娘呢，——啊，她那個時候有多麼瘦弱啊，我想起來簡直還是昨天的事情一樣。——她把我領到這裏來，進了這間房子，就是這間育兒室，她帶我到洗手盆裏去洗血。「不要哭了，小農夫，」她說，「改天一結婚，就什麼冤屈都可以找補回來！」（話停了一下）停，「小農夫！」……我的父親的確是一個農夫，可是我呢，現在我已經穿上了白背心，棕皮鞋，很像俗話所說的，廢料也居然做了正樑了，我剛剛發了財，手裏有一堆一地的錢，不過，假如你們再仔細看一看，我不還

不還是農夫堆兒裏的一個農夫。（翻弄着書寫的紙頁）剛才我就是請這一本書，可是連一個字也看不懂；我坐下來剛一念它，就睡過去了。

杜 這家裏這一羣狗，都整夜沒有睡着，它們曉得主人們要回來了。

羅 哦，杜妮阿莎，你怎麼啦，你都……

杜 我的手發顫；我覺得頭暈得很。

羅 你太講究啦，杜妮阿莎，原故就在這兒了。你穿得簡直像一位年青的太太麼；再看你的頭髮！你不該這個樣子；你得別忘了你自己的身份。

艾 艾匹阿道夫拿着一把花進來。他穿着一件短上身，一隻擦得亮光光的靴子，走起路來路肢路肢的響。一進門，他手裏的花就掉在地上。）

艾 （拾起花來）花匠送來的；他說這一把要擺在飯廳裏。（把花遞給杜妮阿莎。）

羅 順便給我帶一點麥酒（wine）來。

杜 是，先生。（下）

艾 今天早晨有霜，寒暑表上只有三度，可是你看，櫻桃樹反都開滿了花。我們這個氣

便，我可真不敢恭維；（太息）哦，這種天氣可太壞了。這樣不正的氣候，對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；我還有一句話，我想你是許我說的，我買了一雙新靴子，只買了兩天，就已經軋吱軋吱叫得叫人受不了了，這我一點也不撒謊。你說我該擦點什麼油就可以不響了呢？

羅 出去；叫我討厭死了。

艾 我天天總得碰上一點倒楣的事；可是你看我抱怨過嗎？從來沒有過；我已經習慣了；反倒能夠笑着臉來忍受了。

（杜妮亞莎進來，遞給羅巴金一杯麥酒）

艾 我得走了（一下撞倒一把椅子）你看見了沒有！（用得意的聲調說）我冒昧說一句，你明白啦，別的事也都跟這個一樣。這真怕人！（下）

杜 葉爾莫萊。阿萊克塞維奇，我告訴你一句實話吧，艾匹訶道夫跟我求婚了。

羅 嗯！

杜 我簡直不知道怎麼辦好了。他是一個很規矩的青年，只是他一談起話來，總叫人聽

夏 不懂是什麼意思。他的話都很好聽，也滿都是好意，就是你猜不明白是什麼意思。我覺得我倒是很喜歡他。他也熱烈地崇拜我。他是一個最不幸的男人；彷彿每天都得遇上一點事。大家都叫他「二十二個不幸」；這是他的外號。

羅

（注意聽着外邊）聽，這沒問題是他們來了！

杜

他們來啦！啊，我這是怎麼啦！我渾身都冷起來了。

羅

是的，是他們來了，一點也不錯。我們迎迎他們去。我可不知道她還認得不認得我了。分手已經五年了。

杜

哎喲，我要暈過去了！……我要暈過去了！

羅

（外邊傳來兩輛馬向着這座房子趕來的聲音。羅巴金和杜妮亞莎趕快退下。舞台上

四

空無一人。一會兒，鄰室裏就傳來一片嘈雜聲。費爾斯拄着一根手杖匆匆忙忙橫穿

過舞台，下。他剛從火車站接他們回來；穿着一件舊式的聽差制服，戴着二頂高帽子；他嘴裏自己跟自己咕嚕着，可是所說的話一個字也聽不清楚。最後，鄰室的聲音愈來愈大了。一個人聲說：『我們從這邊走吧』。跟着，郎涅夫斯基太太進來，

後邊是阿妮雅和夏洛蒂，手裏牽着一隻小狗；這三個人都是旅行的裝束；再後邊是娃爾娃拉，穿着大外套，頭上戴着一條頭巾；還有加埃夫，兩米歐諾夫，皮什契克，羅巴金；杜爾亞莎提着小包和陽傘；僕人們攬着行李；大家橫穿過舞台，向河從這裏走吧。媽媽，你還記得這是一間什麼屋子嗎？——這是一間生火燒柴的屋子，郎（一邊掉着淚，一邊喜悅地說）育兒室。答。羅巴金和杜爾亞莎提着小包，娃天有多麼冷啊！我的手全凍僵了。（對郎涅夫斯基太太說）你那兩間屋子，一間白的，一間淺紫的，還照舊是從前的樣子呢。

郎 我的育兒室啊，親愛而美麗的育兒室！這是我幼年睡覺的地方。（要泣）我現在回到這裏來，又覺得跟從前一樣的小了。（吻加埃夫和娃兒娃拉，隨後又去吻加埃夫）娃爾娃拉一點也沒有變，她簡直像一個女修道士；我一見杜妮亞莎的面，就還認得是她。（吻杜妮亞莎。）（二十一幕）

加 你的火車誤了兩個鐘頭。這你覺得怎麼樣？大家可都是鐘時候等着你來着啊！天暗夏（向西米歐諾夫）皮什契克我的小狗吃胡桃。——

皮（一怔）真的？噢！奇怪！……又回來了。

杜 險！杜阿妮亞和杜妮亞莎外，大家都……（司機員已回來來了。）（司機員）

杜 你到底可回來了！（他給阿·雅脫了外衣，摘了帽子。）

阿 這一路上，我整整有四夜沒有睡了。我凍得要死。

杜 你走的時候，正是四旬齋。那個時候地上還有雪，天氣冷得都還凍着冰；可是如今

呢！啊！我的親愛的！（大笑，吻阿妮雅。）我的愉快，我的光明，你知道我怎麼

盼望你來着！喂，我得馬上就告訴你一點事情。我可連一分鐘也再忍不下去了。

阿 （絲毫也不感興趣）什麼，又是？（沉默。她不斷地封住嘴，手在衣袋裏摸索。）

杜 艾匹訶道夫，就是那個書記，在復活節那個星期裏，跟我求婚了。

阿 又是那一套老話。……（整理自己的頭髮）我的頭髮夾子全都掉光了。（她很疲倦

，疲倦得行立不穩。）

杜 對這件事我可有點不知道怎麼樣個看法才對了。他愛我，啊，他有多麼愛我呀！

阿 （望着她的臥房，一往情深地）我的屋子，我的窗戶，那使我從來沒有離開過似的

同 依然還是那個樣子！我又回到自己的家裏來了！明天早晨，我一睡醒，就要到園子裏去跑跑。……啊，只是，只希望能睡得着就好了！我從巴黎動身起，整整一路都沒有睡着過，我太興奮了，太心急了。

杜 特羅費莫夫先生前天就來了。

阿 (愉快地) 彼得嗎？

杜 他正在外邊洗澡房裏呢；他就住在那裏。他不願意住到裏邊來，生怕夾在我們中間招人討厭。(看看自己的錶) 我本來想去叫醒了他，可是娃爾娃拉小姐叫我別去。

『小心別吵醒了他』她說。

杜 (娃爾娃拉走進來。腰帶上掛着一大串鑰匙。)

娃 杜亞莎，去弄點咖啡來，快。媽媽要咖啡。

杜 馬上就好！(下)

娃 好了，謝天謝地，你可回來了。你現在又回到自己的家裏來了。(撫髮阿雅) 我的乖乖又回來了！我的好孩子，又回來了。

阿

我這幾年過的都是些什麼日子啊！

娃

那我都想像得出來。

阿

我是在復活節前一個禮拜離開此地的。那個時候，天氣夠多麼冷啊！夏洛蒂一路上

快

簡直就沒有住嘴，還一直總在變戲法。你們倒是為什麼總要把夏洛蒂拴在我的頸子

阿

上呢？

娃

那，你總不能一個人出門呀，我的小東西。你才十七歲！

阿

等我們到了巴黎，天氣又那麼冷！地上都是雪。我一句法國話也說不上來。媽媽住

娃

在一座大房子的五層樓上。我一進去，看見裏面有一堆法國男人跟她在一塊兒，還

阿

有幾位女太太，另外還有一個天主教神父，手裏拿着一本書；裏邊一點也不舒服

娃

，滿屋子全是菸草的濃煙。我忽然覺得替媽媽難受，啊，難受極了！我就伸開兩隻

阿

胳膊一抱，把媽媽的頭抱住，抱得緊緊的，不讓它跑了，媽媽當時一連氣地吻我，

娃

直在哭。媽媽一抱，我就覺得好多了。我開始覺得好多了，媽媽一抱，我就覺得

阿

，媽媽直說不要說下去了，不要說下去了，媽媽直說不要說下去了，媽媽直說不要說下去了。

阿 她已經把芒頓 (Mantone) 附近的那座別墅賣了。她什麼都沒了，絕對一點東西都

沒有了；我也連一個科培克都沒有。我們想盡了法子，才湊夠了回家的費用。可是媽媽還是不懂得難處！我們下了火車，在車站上吃晚飯，她點的東西照舊還是最貴的，還賞給每個茶房一個金盧布的小費；夏洛蒂也是這樣。而且耶沙也要了一份。這太可怕了！耶沙是媽媽新僱的男用人。我們把他帶回家來的。——

娃 我已經看見這個流氓了。——

阿 來，把家裏的一切情形都告訴告訴我！地產押款的利息付過了嗎？——

娃 拿什麼付過的呢？——

阿 哎呀！哎呀！——

娃 這塊地產到八月裏就要拍賣了。——

阿 哎呀！哎呀！——

羅 (從門邊往裏探望。學着牛叫) 哞——哞——(又走了)。

娃 (眼上還流着淚，可是不禁大笑起來，向着那扇門揮着拳頭) 哼，我真想給他一下

子！

阿（輕輕擁抱娃爾娃拉）娃爾娃拉，她跟你求過婚了嗎？

（娃爾娃拉搖搖頭）

阿（雖然沒有，我也準知道他是愛你的。你們爲什麼不想法子挑明了呢？你還等什麼？我勸得這件事不會有什麼下文的。他有很多正事要辦；他不能爲我攪了他的正經事

；這件事他幾乎一點也不上心裏去。這個可惡的男人，我見了他就生氣！大家個個都談我們的婚姻問題，無論什麼人都給我道喜；可是，實際上，一點也沒有那麼一回事；這全是一場夢。（改變了一個音調）你這個別針像一隻蜜蜂。

阿（悽然）媽媽給我買的。（向着自己臥房走去，又像小孩子似的，快活着說）我在巴黎坐過一個汽球，飛到天上去了！

娃（你回來了，我夠多麼喜歡，我的小東西，我的小孩子！

（杜妮亞莎端着咖啡壺回來，在那裏斟咖啡）。

娃（站在阿妮雅的前門旁）我整天東跑西跑地照料家裏的一切，我想了又想。我們怎麼

等呢？只要我們能把你嫁給一個闊人，我的心上就可以把一塊石頭放下來了。那我
也就可以退休了，到莫斯科去，或者到莫斯科去；我要到處去流浪，永遠流浪，流浪
。那可是多麼大的福氣啊！

阿 園子裏的鳥都聒了。現在有什麼時候了？

娃 過了兩點鐘了吧。該去睡了，我的乖孩子。（一邊隨阿娘雅進到她的臥房裏去，

一邊說）咳，那可是多麼大的福氣啊！（兩人同下）

（耶莎拿着一條肩巾，提着一個大旅行袋上）

耶 （橫過舞台，很機警地說）小姐，我可以打這兒過去嗎？

杜 是耶莎啊，簡直認不出是你了。你去了趟外國怎麼就變得這麼厲害了！

耶 噫，你是誰呀？

杜 你出去的時候，我還是這麼大的一個小東西呢。（說着用手比劃着高低）。我叫杜

亞沙，是費阿多爾。科左埃多夫的女兒。你不記得我了嗎？

耶 噫！你這個小黃瓜！（他往台下裏小心翼翼地望了一望，然後忽然把她抱住。噫

天轉了個盤，把手裏的小碟子掉了一個。耶沙匆匆忙忙跑下去。自己還覺得不解。
（現在臥房門口，不高興）是怎麼一回事？（人語聲）小耶沙，快去開門，屋裏
（哭泣）我打碎了一個碟子。……（人語聲）快去開門，屋裏
不要緊，這是主吉利的。……（人語聲）快去開門，屋裏

（阿齡從她臥房裏出來）……（哭泣）……（人語聲）快去開門，屋裏
我跑去告訴媽媽說彼德來了。……（人語聲）快去開門，屋裏
我嚇住了他們不要吵醒他。……（人語聲）快去開門，屋裏

阿（沉思着）爹爹整整死了六年了。他死了才一個月，可憐的小格利沙就在河裏淹死
了，我那可愛的小弟弟，才只有十歲！這可叫媽媽太受不了了！她這才逃開，連顧
都不顧地逃開。（身上發顫）我有多麼了解她，要是她曉得就好了！（話停了一下）
彼……特羅費莫夫是格利沙的家庭教師；媽媽要是看見了他，一定會想起格利沙
來的。

（費爾斯察着長上身，白背心，上）